



中國靖江寶卷

陳鍊子



[下 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封面题签 冯骥才
责任编辑 孔庆茂
装帧设计 吴捷



ISBN 978-7-5399-2558-5



9 787539 925585 >

定价:380.00 元(全二册)

中国靖江宝卷

(下 册)

尤 红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靖江宝卷/尤红主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7
ISBN978-7-5399-2558-5

I. 中… II. 尤… III. 文化遗产—简介—靖江市 IV. K29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724 号

书 名 中国靖江宝卷
主 编 尤 红
责任编辑 孔庆茂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靖江市辰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字 数 2700 千
印 张 110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5399-2558-5
定 价 380.00 元(上下)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陶思炎	(1)
编辑凡例	(1)
靖江方言词汇释义表	(1)

圣 卷

三茅宝卷	(3)
大圣宝卷	(135)
香山观世音宝卷	(203)
梓潼宝卷(上册·龙宫招亲)	(261)
梓潼宝卷(下册·三元救父)	(281)
土地宝卷	(299)
月宫宝卷	(339)
药王宝卷	(365)
目连救母宝卷	(379)
血湖宝卷	(407)
十王宝卷	(431)
庚申宝卷	(459)
地藏宝卷	(473)
东厨宝卷	(493)
财神宝卷	(507)
龙王宝卷	(533)
东岳宝卷	(561)
玉皇宝卷	(583)
眼光宝卷	(597)
关帝宝卷	(613)

延寿宝卷	(631)
李青宝卷	(647)
灶君宝卷	(683)
地母宝卷	(727)
雷祖宝卷	(737)
庚申经	(753)

草 卷

十把穿金扇	(759)
独角麒麟豹	(905)
牙痕记	(941)
五女兴唐	(987)
彩云球	(1011)
罗通扫北	(1045)
白鹤图	(1077)
回龙传	(1115)
八美图	(1155)
九美图	(1195)
薛刚反唐	(1235)
和合记	(1311)
香莲帕	(1351)
五虎平西	(1383)
狸猫换太子	(1457)
文武香球	(1485)
刘公案	(1525)
寿字帕	(1555)

科 仪 卷

功课	(1589)
----------	--------

拜愿	(1593)
请佛偈	(1595)
念疏赞	(1598)
送圣赞	(1599)
念饭偈	(1600)
送佛偈	(1601)
忏悔偈	(1603)
解结科	(1604)
上茶偈	(1605)
篆香庆寿开关	(1611)

附 录

靖江宝卷讲唱曲调	(1625)
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车锡伦	(1633)
《靖江宝卷·圣卷选本》序/段宝林	(1645)
《靖江宝卷·草卷选本》序/车锡伦	(1648)
靖江讲经宝卷的传承/孔庆茂 吴根元 姚富培	(1654)
后记	(1663)

十把穿金扇

一、安南国进贡穿金扇 奸严奇谋扇害忠良

滚滚长江东流水，滔滔浪花淘英雄。
白发渔樵江渚上，看惯秋月与春风。

宽心和气二陈汤，名利何须计高强。
只为十把穿金扇，屈害多少忠贤良。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他。
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积德终身好，作恶祸自连。
今日开讲《穿金扇》，将今比古劝善人。

说者，忠孝宝卷一部劝善。弟子开讲，先还朝代帝王，后讲贤人轶事。

先讲哪朝皇登位，哪省州府出贤人。

昔日经典，今日弟子所讲；远年近还，要问朝代帝王当然不难。

昔年大明弘治皇登位，一统山河治乾坤。

贤人出在燕山北京金水桥旁御前街，一人姓陶，名叫彦山，同缘柳氏夫人。

陶彦山的官位高，一品当朝受皇恩。

彦山首相文才好，又是御师老先生。

柳氏大贤并大德，皇封诰命正夫人。

陶彦山忠心耿耿，上事君主，下爱百姓，与柳氏夫人（《八美图》上柳树春的姐姐）生到两子，长子是上界海洪星临凡，取名叫陶文灿，次子是东斗文曲星下界，名叫陶文彬。

文灿文彬两个人，顺顺当当长成人。

公子长到六岁整，请师训蒙读诗文。

天星读书很聪明，先生只作领头人。

那天，陶彦山与夫人讲了：“夫人，光有文没有武，不能算是文武全才之家。大公子陶文灿，生得身材魁梧，鼻直口方，虎背熊腰，是个武生的坯料；二公子陶文彬，生成一副粉面白牙，文质彬彬，只能学文，不能学武。我看，请个教师回来，教他们一个学文，一个学武兼文。夫人，你意如何？”“相爷，要请教师，不必到别处去请，只要将他们的舅父、舅母请来，教自己的外甥不是更加尽心尽力！”

众位，他的舅母是谁？弟子已经提过——

不是张三其别个，就是嘉兴八美人。

陶彦山一道请帖送出，把逍遥王柳涛与八美人请进府门，教大公子舞刀弄枪，跑马拉弓，飞蹦纵跳，踢打滚爬等武艺把式。马上弓，马下步，十八般武艺，一一传授与陶大公子。

公子学艺七八载，百般武艺紧随身。

那么，他陶彦山在朝为官如何？陶首相为官清如水明如镜，赤胆忠心，护国爱民，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弘治皇上多见爱，当作擎天柱一根。

正是：国正天星顺，官清民自安。

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自从成化皇爷龙归沧海，弘治皇帝继统登基，建都北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这座锦绣城池，聚会了多少英才！三百文官，四百武将，君正臣贤，不必细表。单讲那日弘治皇早朝上殿，八大朝臣，九卿四相，文东武西，各列两边——

皇开金口喷紫雾，帝露银牙问众臣。

“两班中各位爱卿可曾到齐？”“文班不少，武班不缺，俱已上朝。”“既已到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皇言刚落，早有报事官上朝奏道：“吾皇万岁，陛下隆恩。朝外来了一位使臣，口称是安南国得意王殿下下的使臣前来进贡，望万岁龙意定夺。”弘治皇闻听安南国进贡，随传旨宣他上殿。安南国使者在白玉阶下，弯腰奉揖，一步三拜，拜见皇上。弘治皇问道：“你是何人，姓甚名谁？当殿讲来。”“启禀主公万岁，小臣姓杨名方，在安南国得意王殿下为臣，奉得意主之命，来天朝大邦进上十把扇子，外有表章一道，伏乞主公观看其详。”那杨方连忙从身上取出十把扇子，连同表章一起交与远臣。远臣交与近臣，近臣递与接本御史，打开表章与十把扇子，放上龙书御案，弘治皇闪动龙目观看。表章上写：“拜上拜上三拜上，拜上天朝圣明君，安南国王得意主，特遣杨方小使臣，进上十把穿金扇，献与天朝作宝珍。

倘若你邦识此扇，一切闲言总不论。

若是不识扇中妙，笑你枉做天朝君。

从此休想我进贡，更不能夸你大邦强。

若是你恼一恼来怒一怒，定然杀进你午朝门。

万里江山非你份，与我安南平半分。”

弘治皇看到此处，龙颜大变：“你这安南小贼，竟敢蚍蜉撼树，欺我天朝！”

你进贡是假意，分明向我下战书。

左右殿官听令——

把杨方推上曹市口，身首两处丧残生。”

两边值殿校尉，如鹰抓燕鹊，虎扑羔羊。将杨方绑至殿下。早有一位当朝首相陶彦山大人，又是弘治皇的御先生，连忙执笏上前：“启奏我主万岁，自古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倘若我主将杨方斩首，岂不貽笑于他邦，笑我大国无能无德？望我主三思而定。”弘治皇一想：“孤的先生言之有理。”遂命传旨下去：“不斩杨方，割去他两耳，削去他一鼻，打入囚车，解往安南，不可有违！”

此处按下不表。再讲弘治皇发落杨方之后，复聚众臣问道：“各位爱卿，你们有谁能识此扇，快与孤家讲来。”三百文来四百武，个个低头不作声。弘治皇又问：“尔等识与不识，为何不语，是何原故？”众朝臣——

好像鱼胶粘了嘴，像个泥塑木雕人。

弘治皇勃然大怒，叭的一声，拍动“震山河”：“你们这些衣架肉桶，酒囊饭袋，尽是无用之辈！”

朝中空有文武臣，总是些鱼目混珠人。”

弘治皇正在高声骂，文班中走出一个人。

执笏当胸上前跪，“伏乞吾皇听臣言。”

万岁朝下一看：“可是孤的御先生？”“万岁，在下正是老臣。”“朕连问数声，可有人认识此扇，为何你先生也不作声？”“恕老臣迟奏之罪。臣一则头脑迟钝，年残目昏；二则朝中能臣颇多，万岁心腹之臣亦不在少。既有为难之事，他们应当为我主分忧，才为正理。老臣因见他们有高超之才，岂有先奏之理？”谁想陶彦山这几句话里，暗藏骨刺。因弘治皇宠信西宫娘娘严汉莲，她是老奸贼严奇之女，仗他是西宫国丈，在朝中势压群臣，专做不法之事，众臣之间，无不痛恨，所以陶彦山也仗着他是当朝首相，又是皇上御先生，才敢当殿将上一军。

万岁听出话中音，莫非国丈是鱼目混珠人。

敲锣听声，说话听音。陶彦山说的一番话，弘治皇岂有不懂？乃明知故问道：“孤的先生，那些无用之辈，不用提起，先生既识此扇，望先生快与孤家讲来。”陶彦山依还又重新见礼：“吾皇在上，龙耳细听，容老臣将十把扇子的根由，一一恭禀。”

陶相把话云，“万岁在上听，

老臣年残迈，耳聋目不明，

倘有不到处，万望恕老臣。”

弘治皇帝开金口，尊一声“孤的老先生。

言谈之中莫谦逊，且听先生讲下文。”

“吾皇万岁、万万岁！非老臣说话谨慎，因牙齿不关风，说话要走音，不得不奏明在先。我主若问这十把扇子的根由，它是上界斗牛宫王母娘娘亲手所织。取天仙象牙为扇之边骨，梭罗树枝为扇之小骨，梭罗树叶为之扇面，扇面上是天丝织成，金丝穿联。其中只有一把是主扇，长一尺，宽一寸；其余九把，长九寸九分，宽九分。主扇是王母亲笔绘画的真容，补景之中，都是五雷风云，冰电交加。其余九把，均是九位仙女所织，扇面上织的九天仙女各自的妙容。总名叫十把穿金扇。其实各扇有各扇的宝名。头一把王母主扇，名叫日月乾坤扇，第二把名为五龙风火扇，第三把名为五雷霹雳扇，第四把名为四方阴阳扇，第五把名为五行水火扇，第六把名为六壬避凶扇，第七把名为七巧镇妖扇，第八把名为八绝连环扇，第九把名为九宫八卦扇，第十把名为绝命冰电扇。此乃十扇之名。万岁呀——

还有十绝十妙处，说来还要更惊人。”

弘治皇急切地问：“它有哪十绝、十妙处，望先生速速讲来。”“万岁，这十妙处最容易讲。

若是家藏此宝扇，永无风火回禄灾。

行船若带此宝扇，再大的风浪不翻船。

为人身带此宝扇，逢凶化吉灾消除。

这十绝嘛，主要一绝是要有的放矢，不能随便展开扇面，如展开一页，炸声如雷，遇山山倒，遇水水枯，如遇人畜，炸得尸骨无踪。若要展开此扇，执扇人须对西方叩首三拜，方可开扇。”弘治皇道：“此扇既是如此厉害，实乃危险之物，不知先生何以知详？请先生金墩就座，与孤家细细讲论。”“谢万岁赐座之恩，容老臣再禀。

唐代年，孙悟空，大闹天宫，

吵得那，张玉帝，头昏脑崩。

有王母，和仙女，精心计议，

造此扇，来镇压，行者悟空。

谁知天机一泄漏，惹怒了泼胆孙大猴。

运动七十二变功，

把这十把穿金扇，和十扇绝妙神书——

全部偷了下天宫。

按佛家传言，孙悟空大闹灵霄宝殿，吵得天宫不得安宁之时，被如来佛捉住压入五行山中遭难，到唐太宗的御弟唐玄奘去西天取经，观音老母与如来佛相商，才将他放出来护驾唐僧去西天取经。取经回来，行者虽得到封仙受职，但他猴性仍然不改，常到王母宫中偷吃仙桃，惹得众仙恼怒，王母娘娘对他恨之入骨。于是与九位仙女，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才造出这十把扇子，用来镇压妖猴。正因为宝扇厉害，又写了一《十扇绝妙》神书，一同与扇存放在沉香盒内，收在斗牛宫交二郎神看管。那天，王母设仙桃圣宴，由佛祖和玉主登台讲经说法。岂料孙猴子到处乱钻，不请自来。他静心一听，里面是在讲经和佛。他想，你们忌讳我老孙，不请我赴会，我就先来光顾一番。一看呀，有一沉香盒挂在白玉柱上，凭他的火眼金睛，只见——

霞光万道生紫气，瑞气团团结彩云。

啊，这盒里有十把扇子，一定是件什么宝物。随即变只蠅虫，一声咿喻，往斗牛宫里一攻。又见盘中摆上许多上等仙桃，他喜不自胜，拿起来横一个竖一个，不分细与大，一口一个，统统吃光。这时，佛祖讲经完毕，王母说：“众仙别散，我去将收藏在宫里的上等仙桃，拿来给你们尝尝。往常用天狗总看不住猴子，今天用宝扇有二郎神看守，谅来万无一失。我去拿来，给佛祖和玉主每人三个，各仙每人两个，和佛的每人一个，没有多余，不要争多嫌少！”王母娘娘，笑嘻嘻，兴致溜溜去拿仙桃。来到宫里一看，仙桃呢？又被毛猴偷吃了！王母随即高声大叫：“二郎神哪里去了，快用宝扇找妖猴！”悟空听到王母叫二郎神用宝扇镇他，晓得宝扇厉害。眼睛几眨，抢起扇盒对夹肢窝里一挟，翻身就逃——

一个筋斗三千里，安南国在下面呈。

但见后面有天狗追来，想转身向花果山老家逃去。哪知一转身，夹肢窝一动，沉香盒盖一松——

扇子落在安南国，《十扇绝妙》书飘落中原北京城。

扇子落在安南国粉珠江里，被一渔翁鱼网捞上。渔翁一看，是十把扇子，金光万道，耀眼夺目。渔翁想，人是三合头升箩七合头命，多到一合要害病。这件宝物，不是我的财我不要，去送给国王，当宝收藏。安南国王见此物离奇，也不敢开启，乃召众臣献策，也无人能识，就在安南国收藏下来。直至今岁安南国要向中原进岁贡了，才差杨方将此扇送进中原，让中原人辨识。他想——

若是中原无人识，怎称大国与强邦。

万岁呀，也是我主洪福大，老臣家藏《十扇绝妙》书。”

弘治皇问：“孤的先生，你家何以藏有这《十扇绝妙》书的？”“万岁，这说来话长。这《十扇绝妙》书，由安南上空飘落我家祖坟之上，还不知哪朝哪代，被我先祖清明节扫墓时拾得，一直收藏至今，我曾看过几遍，因只见其书而不见其扇，无从核对，也就放到脑后去了。今日一见此扇，其貌，其妙，与《十扇绝妙》书相吻，所以才敢大胆向我主奏上。”弘治皇一听，惊疑不定。“此扇竟是如此厉害，孤家哪里知道？

不是先生知底细，天朝定遭祸临门。

也是先生见识广，才能平安得此珍。

爱卿呀，这十把扇子是个宝，赐与先生相府藏。”

陶彦山连忙叩头谢恩。“承蒙万岁见爱，老臣当悉心为我主保存。”万岁说：“因先生识

宝有功，朕当殿再赐你金珠百粒，彩缎十匹，一并带回相府收藏，切莫落入他人之手！”

这时，文班中早就气坏一人。众位，他就是西宫国丈老奸贼严奇。他见皇上赐陶彦山金珠、缎匹，还有十把穿金扇，就心存怨忿，暗恨陶彦山是不仁不义贪财爱宝之辈，真是瞎了眼睛，岂不知老夫的厉害！也不与老夫招呼一声，与我平分，竟自独吞！好，我们骑驴看唱书——走着瞧，包叫你认得我严奇！

严奇奸贼藏祸心，怒气冲冲转家门。

就为这十把穿金扇，惹得两家动刀兵。

相府一门遭涂炭，踹走了海洪、东斗二星君。

首相陶彦山，从金殿带回十把穿金扇，来到相府，随命家将二名，一个到东书楼，一个到演武厅，将二位公子叫来。这时，二位公子正在习文演武，见家将报说相爷有请，乃各整衣冠，一齐来到高厅，见父礼毕，两旁侍立。相爷说：“孩儿坐下听言。儿呀，为父今日在朝，蒙圣上恩典不小，钦赐金珠百粒，彩缎十匹和十把穿金扇交与为父带回。”说罢，将宝扇放在桌上，父子三人讲究宝扇之妙。这且不表。

丢下前文讲后文，后文再讲另一人。

花开两朵，各执一枝，再讲奸贼严奇。他在朝带怒回来，坐在大厅，二目圆睁，气冲两肋，早有他五个儿子进来。众位，严奇的五个儿子是谁？弟子必须交代。严奇生有五子一女。长子严龙，次子严虎，三子严彪，四子严豹，五子严方，女名严汉莲，西宫娘娘是也。所以弟兄五人称为五位国舅。大国舅严龙一生忠正，全凭仁义礼智处世和平。其余四位国舅，皆是大奸大恶，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惯抢民女，贪赃爱宝，见财见色如苍蝇见血。单说大国舅严龙，一见父亲面带怒气，忙用好言相问：“爹爹因何事烦恼？”老贼严奇将穿金扇之由说了一遍。严龙说：“原为这件事情，爹爹不必如此恼恨。皇上既赐扇与相府，这是他人之幸。想当年日本国进贡一对白鹤玉杯，乃是你老人家识透此妙，老王成化爷钦赐与吾父收藏，至今未分与他人，你老人家怎么意欲分陶相爷的穿金扇呢？”

爹爹不可生妒心，惹得两家不安宁。”

大儿严龙话犹未了，老贼严奇把桌子一拍：“忤逆败子，无才之人，下去，不准多言！”

严龙一吓不哼声，稀稀步子走出门。

二子严虎上前——

未曾开口毒气喷，“爹爹不必怒气生，

要想得到穿金扇，孩儿自会有章程。”

严奇问：“孩儿有何妙计，能将穿金扇取来？”“爹爹，幸好我们手里有玉杯一对，带在身边，去陶府与他将杯换扇，能够将扇子换到我手，爹爹上朝奏他一本，就说他陶彦山带领两个儿子和一帮打手，到我严家抢去玉杯一对，这样，少不得皇上要问他抢宝之罪。”老贼一听，格外高兴，说：“只有我大儿是个逆子。不料我二儿是一张快刀。好，此计甚妙，快去依计行事！”严虎随即带上玉杯，辞别老贼，直扑陶府而来——

有严虎，在路行，直奔陶府，

急急奔，如飞行，一步不停。

今日严虎不去换金扇，太太平平过光阴，

若是去惹陶相府，只恐怕，去时有路回无门。

陶相爷正与二位公子讲到宝扇之妙处，忽有门官来报：“相爷，当朝二国舅前来相见。”陶相爷与二位公子抬头一看，严虎已站到他们面前。与相爷相见礼毕，家童献茶。茶过两杯，陶相问道：“国舅来此，有何公干？”严虎说：“前来无别，因家父与相爷在朝，皇上赐十把穿金扇与相爷带回府中，如今家父意欲一看，故差小子前来与相爷相商，须将穿金扇借与

家父一看，然后送还，不知相爷意下如何？”陶彦山听了此言，就知他不怀好意，是个诓诈之计。随即用眼向大公子陶文灿眇了一眇，暗示他将扇拢在袖中，回室内去吧。哪知陶文灿误解父意，只当是叫他拿出来送与严虎，于是陶文灿随即从袖中现出穿金扇，放在桌上。

严虎见了穿金扇，豹子眼睛圆睁睁。

上前一把夺在手，放开虎步往家奔。

严虎夺走宝扇，陶家父子三人猛吃一惊。陶相爷对大公子破口大骂：“文灿、文灿，你这无智无谋之辈……”陶文灿说：“爹爹，你既借扇与他，为何又埋怨于儿呢？是何道理！”“哎哟，哪个出口借扇与他？”“你不是对我眇眇眼睛，递个眼色，我又何敢现出穿金扇？”“啊呀，我对你眇眼，是叫你扇藏起，谁叫你送与严虎之手的呀！你这个畜生，这就坑坏为父了。一旦皇上要到穿金扇，叫我拿何物归还？”

陶相爷急得七窍生烟火，二目不住泪涟涟。

陶文灿见此情景，叫声：“爹爹不必如此发躁，谅严虎去而未远，待儿前去夺回是了。”说着，陶文灿放开虎步，出了相府，急不择路，抄小路追赶上去——

大步跨出七尺六，小步迈开三尺余，

威风凛凛赛吕布，杀气腾腾像赵云，

最大步子八尺零，犹如北风送乌云。

抬头一望，只见严虎在前匆匆奔跑。陶文灿大喝一声：“严虎小子站住！为何在我府抢去金扇，不辞而别？”说着，伸出虎爪抓住严虎的腰带，往上一举，用力往下一贯——

只听啪嗒呛啷四个声，严虎他倒地不哼声。

众位要问，怎么人朝下一贯，只有啪嗒一声，哪有呛啷之声的？因为严虎带着白鹤玉杯在身，假意前来以杯换扇的，刚才被陶文灿往下一贯，他怀中的玉杯摔碎了，发出了呛啷之声。陶文灿把严虎贯在地上，气从两肋出，力从拳上来，一连几拳，小贼严虎先前还能吱唔几声，后来竟自不动，一命呜呼。陶文灿说：“你这囚驴装死，倒在地上害我！”于是就到严虎身上翻出十把穿金扇，回转相府，禀报相爷：“爹爹，十把扇子孩儿追回来了。”说罢，将扇子放在相爷面前。陶相爷问：“儿呀，那二国舅怎么肯把扇子还给你的？”“爹爹，实不相瞒，那小贼严虎被孩儿打死在地，得扇而回。”相爷说：“你怎么的呀？畜生，这就不得了啦！”

陶大人急得泪纷纷，骂声蠢子了不成！

打死别人还好说，打死严虎祸不轻。

他妹是西宫贵妃子，父是皇宠国丈人。

严奇他无风也起浪，何况打死他亲生。

相爷心中如刀绞，文灿低头恼在心。

柳氏太太得了信，捶胸顿足手揉心。

不得了啦，相府里面生烦恼，祸比天高矮二分。

夫人正在嚎啕哭，家将前来报恶音。

大厅上相爷吞金身已故，东书楼吓坏了二爷陶文彬。

兄弟俩抱住相爷放声哭，内堂里忙坏了多少家佣人。

慌忙又把公子叫，老太太又悬梁高挂一根绳。

好可怜，弟兄两个哀哀哭，天塌下来哪个撑！

陶文灿哭声如雷吼，陶文彬低哭之音呜呜声。

哭一声父亲如刀割胆，喊一声母亲寒箭穿心。

只为倒头十把穿金扇，害得你二老命归阴。

叫一声爹娘呀，你二老惧势身丧命，苦坏了你二子陶文彬。

陶文彬只是抛来只是滚，滚成潭来哭成坑。“爹娘呀，哥哥一怒打死严虎贼，老严奇决不是个省油灯。他到皇上奏一本，皇上定要发兵来困府门。到那时，哥哥他有一身好武艺，可以抵挡一阵，杀将出去，而我手无寸铁，没有缚鸡之力——

一旦皇上兵马到，我只落得小鸡遇黄鹰。”

陶府上大小人等哀哀哭，只听得街上鸡飞狗跳，人声沸腾——

几百人马穿街过，只当是严家出来抢女人。

大小姐吓得关房门，吓得哼也不敢哼。

这严家兵马为何上街？只因严虎小贼去陶府抢十把穿金扇，老贼严奇在家专等他二子回来。忽有家将报上：“老太师，大事不好，祸闯得不小，二国舅被陶文灿打死在街道之上。”严奇问：“可是真的？”“人命关天，岂敢妄报，尸体还躺在街上呢？”老贼闻听此言，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吓得面如土色。随叫家将传他们兄弟四人前来。那家将又到里边一报，全家人等，无不吃惊。早有严彪、严豹、严方，这弟兄三人，如狼似虎，拥到大厅会见父亲，商议为二兄报仇雪恨。只有大国舅严龙，两手搂心，说不出口。他并不恨陶文灿打死他二弟，只恨他父亲与四个兄弟，整天不存忠义之心，只仗皇亲国戚之势，贪赃掠宝，见色如命，就不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天理循环，报应昭彰，不去抢夺十把穿金扇，又怎能命丧他人之手？况且，陶文灿不是上我严府打死于他，怎能怪罪于人呢？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倒要看看他们怎样对付他人呢？所以他站着不动，也不多言。只有那父子四人在厅上计议报仇。五国舅严方上前说道：“爹，儿有个章程，你老人家快上朝奏明皇上，我与两个哥哥带兵先将陶府围困起来，不让他逃走一人，只等皇上御林军一到——

立即捉拿陶文灿，斩尽他家一满门。”

严奇老贼说：“此计甚妙，你快去点兵带队，速将陶家围住，我亦即刻上朝奏本。”说罢，弟兄三人，擂鼓点兵，五贼严方一马当先，各执刀枪、铁链，直扑陶府而去。所以大家小户，惊恐万状——

只当严家三恶棍，带兵出来抢女人。

眼看兵马三百整，拿陶府围得紧腾腾。

这时，陶文灿正在恸哭父母，悲愤至极，忽听家将来报：“大少爷，大事不好，外面来了严家许多兵马，已将府门团团围住，望大爷快拿主张！”

这一来，激怒了海洪陶文灿，吓坏了东斗陶文彬。

他们兄弟二人，连忙把十把穿金扇，各执五把带了随身。陶文彬跑上东楼去躲避，只听得——

门外人马吼叫声，陶文灿怒火心如焚。

他捏一捏拳头，紧一紧腰带，跑到门外，想看个究竟，偏巧碰上严方进门。陶文灿怒火中烧，一把抓住严方——

严方也未会过神，呼咙撞倒地埃尘。

古人之言，冤有头债有主。你严家上门抢扇，复又私自用兵围困相府，这相府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随即用一只虎脚踩住，双手抓住严方的一条腿往上一撕，只听咯嚓一声，

把严方撕成两半片，左右两腿把家分。

陶文灿抓住严方血淋淋的一条腿——

就势当作兵器用，横扫敌军打出门。

严家那些兵将见五国舅挨撕身丧命，陶文灿如此利害，还有哪敢抵挡！

吓得四处奔，逃灾躲难苟偷生。

严彪严豹人两个，如兔见黄鹰寻躲身。

再说，老贼严奇上朝奏本，越众出班，来到白玉阶下，倒身跪地，二目流泪哭奏：“我主万岁，万万岁，陛下隆恩！”弘治皇一见，“孤的国丈老太师，为何二目流泪，当孤家讲来。”严奇说：“万岁在上，因臣的二子严虎被人打死，乞吾皇为老臣伸冤理屈！”弘治皇问：“有谁如此大胆，敢将孤的国舅打死？”严奇道：“打死我儿严虎，并非别人，乃当朝首相之子陶文灿。”“陶彦山乃孤的御先生，他的儿子陶文灿为了何事将二国舅打死？”严奇道：“只为十把穿金扇，主公赐与陶相收藏，老臣意欲到相府见识一番。又怕陶府不肯，遂命二子将白玉杯带去与他换扇。陶彦山他回绝不换倒也罢了，谁知他纵子行凶，叫他儿子陶文灿当街打死我二子严虎，并打碎了一对白玉杯，现在尸横赤地，惨不忍睹，求万岁为老臣作主！”弘治皇一听，大发雷霆：“原来为的十把穿金扇，这是我钦赐与他相府，你怎么可私自换扇？明系换扇，实是去抢不成！依朕看来，莫说打死一个，就是打死两个，也是白送！朕念你是西宫国丈，不然定当不饶，还不快快下殿，毋庸多说！”

老贼听到这一声，揩揩眼泪往肚里吞。

一本还未奏得上，凶讯接踵又来临。

什么凶讯？朝外来了三国舅严彪、四国舅严豹，在午朝门外等诏。皇上说：“宣他们上殿。”那严彪、严豹来到阶下，二十四拜：“我主龙驾在上，臣的五弟严方又被陶文灿撕成两片，望万岁为我等伸冤。”严奇听报五子严方又被陶文灿打死，悲恨交加，复又苦奏。皇上问：“陶文灿为何又打死严方？”老贼奏道：“因打死我二子，人命重大，故差三子严彪、四子严豹、五子严方，领兵先围陶府，防他逃走，不料他又打死了严方。倘若我主不为这两个死鬼伸冤，这就冤沉海底，老臣也不要性命。”皇上一听，格外大怒。“大胆狂贼——

你目无王法仗朕势，擅自用兵罪不轻。

纵然陶府犯人命，也要圣旨才发兵。

左右殿官听令，将他父子三人拖下阶去！

只因你是老国丈，不然作两次欺君定罪名。”

皇上正要退朝，又有皇门官来报：“万岁，且慢退朝，今有当朝首相陶彦山吞金身亡，柳氏夫人自缢而死！”皇上一听，大吃一惊，当即问道：“可是实情？”报事官道：“人命关天，当万岁之面，岂敢玩笑！”弘治皇连忙下旨，命道遥王柳涛前去查察。

柳涛伏下接圣旨，陶相府上看真情。

再说严奇父子三人挨拖下殿并未回家，直进西宫，哭奏于贵妃严汉莲去了。严汉莲虽为西宫娘娘，并非是贤德之人，仗她做了西宫娘娘的身势，妖淫乱宫，全凭美色迷君。真是一家人同出一家门，父女俩是一样的货。听说她两个哥哥命丧陶文灿之手，切齿痛恨地说：“爹爹与二位兄长暂且回去，孩儿自有章程为二位屈死的哥哥报仇。”严奇说：“这两条人命，千万在心，为父拜托，望多多进上枕边言。”“爹爹，女儿知道。皇上顷刻回宫，你们快回去吧。”不多时刻，皇上散朝回宫，西宫娘娘早已设筵等候。皇上一见，龙心大喜，邀西宫同坐，宫娥执壶，陪他吃酒。正饮之间，严汉莲满面生悲，双目流泪，欢无半点，恨有万千。皇上说：“我的美人哪，俗说耕田寻耙，吃酒寻话。今日怎泪比酒多，悲比喜多，是何意思？对孤言明，孤当为你出气。”严汉莲说：“主公既有怜小妃之心，容妃一奏——

我主呀，小妃不恨其别个，只恨陶相府上人。

只为换扇根由起，活活打死奴兄长两个人。

这两条人命冤似海，怎不叫奴苦伤心。

我父已到殿奏过本，你主公，为何把他拖出午朝门。

严家这等冤枉难以伸，奴父性命定难存。

格主公，今日求你开恩，为奴家报仇。奴父连丧二子，伸不到冤，理不到屈，就这样白白

挨陶家打死?如此含冤负屈,奴父将不是恨死,就是气死,严家不就此完结!”

弘治皇一听,又恼又恨。“严妃,你且平静,不必烦心。今晚提起你严家之事,还不能怪罪于陶府哩——

相府的金扇是朕赐,你兄明借暗抢是真情。

他欺君罔上本有罪,不可胡乱报冤仇。”

严汉莲说:“主公,想我两个哥哥被陶文灿打死,怎么又是胡乱报仇?难道陶家之人被严家打死?”皇上说:“你只知兄长身死之恨,不知你父兄违背圣旨,私夺国宝,擅自用兵,围困陶府,那陶文灿岂受无旨私困这胡为!理该打死,毫不冤屈,你也不用多烦了。”严妃说:“照此说来,我两个哥哥之冤,只好石沉大海?如此,奴也生无何求,一死了之!”说罢,手扯罗裙掩面,对准那根梁柱撞去,轰通一声,倒在平地,直手直脚,像死去一样。宫娥彩女报——

“万岁哎,娘娘撞柱倒在地,不知可有命残生。”

弘治一见,怒发冲冠,执指一指:“你这无德妖妃,你父兄、父女全是目无王法之辈,莫说你当朕撞头,纵然死了,又何足惜!”那些宫娥复去看时,果然娘娘死了。报:“万岁,娘娘一命完了!”弘治皇听得娘娘果然死了,龙心转念:“孤王不该用言语激她,谁知她会执意如此,叫我怎不悲伤啊!哎、哎、哎哎。”掉下龙泪,放声大哭——

“美人呀,你怎一气之下就撞死,只就打碎了玉石盆。

早知你真撞柱死,朕该准你把冤伸。”

皇上话言未了,只见娘娘叹气翻身,口喊:“冤枉啊——

我严家冤枉沉海底,请不动吾皇把冤伸。”

宫娥说:“恭喜主公,贺喜万岁,娘娘醒过来了。”皇上满心欢喜,叫宫娥扶起美人,用心服侍。严妃问:“主公何在?”皇上说:“孤家在此,美人尽管回宫养神要紧,孤王明日早朝,定当敕查此情。”

次日五鼓三点,君主坐殿。

文听钟声朝皇驾,武听鼓响拜明君。

众臣已到,分文武两班站立。早有逍遥王柳涛出班交旨奏道:“臣奉旨去相府查察,陶彦山果然吞金而死,一品夫人自缢身亡。”弘治皇听得御先生确系身亡,龙心大怒。众位,为何这时皇上对陶家发怒?关系到御先生在世,不便袒护严家,更不能向御先生下手。这叫人在人情在,人死两分开。这下,证实陶相已死,陶文灿打死两条人命,造成他父母双亡,身当不孝之罪。随即传旨,命过山王金刀王善,领兵捉拿陶府全家,切勿放走一人。金刀王善当殿领旨,到校场领兵去了。再说道逍遥王柳涛向着他儿子太平王柳让递过眼色,暗示他上殿领旨带兵,协同王善去围困陶府。太平王领悟父意。连忙上前奏请皇上带兵相助。弘治皇十分高兴。遂发两支兵马,把陶府紧紧围住。这时,早有严奇父子在内叫喊:“各兵将谨防陶文灿逃走!”陶府人等惊得慌慌乱乱,只有陶文灿早把钢刀一口,紧握在手,来到厅前,对着严家父子高声大骂:“我把你这严奇奸贼——

用女儿换顶乌纱帽,用女儿换件紫罗袍。

不怕愧吃女儿裙边饭,不怕千载臭名万古标。”

陶文灿越骂越有气,只听御林军中喊声高。

“陶文灿你这小逆种,还不出来受钢刀!”

金刀王善协同严奇喝令众将到里边动手捉人。太平王柳让也叫道:“你们要防陶文灿上屋登高逃走!”众位,太平王柳让与陶文灿是嫡亲表兄弟,柳氏夫人是柳让的姑母,所以柳让叫喊乃是暗打兆语,叫他登高逃走。陶文灿听到柳让的叫声,即知其意,随即来到天

井，纵身一跳，上了屋檐，往下一看，只见人马如潮。陶文灿一声叫喊：“你们这些囚徒，不要走，看老子的法宝取你的性命！”下面的兵将听说用法宝使来，吓得往开一让，陶文灿顺手抱起数十片瓦，“咣啦”一声，往下一掼，陶文灿趁着瓦碎之声，跳下屋来。众兵将惊惶未定，不敢近身，四散奔走。而陶文灿也不追杀，放开虎步而逃。众兵将见陶文灿逃走，齐声喊道：“大叛逃走了，快快追捉回来！”早有太平王柳让看在眼里，亦喊：“分头追赶，不可聚在一处。”众兵将四散追赶，柳让单身一人来到一僻静地方，指点他表弟陶文灿从东水关逃走，说，“其他地方皆有官兵把守。”这东水关早有四将，即董戈、乔虎、张龙、李奇在此把关。一见陶文灿到此，皆知陶府受屈，忠良有难，不加阻挡，开放放行。这四将自知回朝难以复命，就在东水关当着柳让之面，撞头而死。偏偏有四名更夫，不识时务，要捉陶文灿，被文灿当场杀死，用他人头之血当墨，看看四下无人，在城门上写了一首反诗——

五湖四海任我游，好似鳌鱼脱钓钩。

手下若有三千卒，定夺大明数百州。

陶文灿在城门留下反诗一首，直扑阳关而去。

再说御林军涌进陶府捉人，可怜二公子陶文彬见兵丁涌来，两眼掉泪，战战兢兢，哭上东书楼——

“爹娘呀，孩儿今日落贼手，要想活命难上难。

倘若兄长能逃脱，父母要照应二三分。

孩儿若落奸人手，只好枉死城里会双亲。”

陶文彬哭声未止，只听楼下挨杀得鬼哭神嚎。又听楼梯上有足迹之声，原来是兵将上楼。陶文彬一惊之间，就不要命了，两手擦衣遮面，倒不如跳楼而死，免得死于奸人刀下。随即苦苦暗叫：“爹呀，苦命的娘呀，孩儿见你们来了！”纵身往下一跳。

只听风声呼呼响，刮进一座大花园。

轻风送落桂树下，汗毛总不伤一根。

这花园就是领旨捉拿陶府那个过山王金刀王善的家宅。陶文彬落在一棵丹桂树下，想起父母及全家的遭遇，心如刀绞，肉如钩搭，不觉大哭起来。

陶文彬，泪满腮，心惊胆颤，

哭一声，二双亲，苦坏儿身。

兄长不知逃何处，不知家人命何存。

我今落在这花园内，未知何时能逃生。

这边陶文彬泪纷纷，那边陶家家人一个个被绑得紧腾腾。

捉住陶家一百零四口，逃走了文灿与文彬。

过山王上殿交抄斩旨，柳王爷也上朝交查察文。弘治皇听报陶文灿兄弟二人皆逃走，恨他们斩草未除根。

万岁正发无名火，巡街御史又报上门。

“万岁在上，陶文灿从水关逃出，打死守将四名，杀掉更夫四人，在城门上留反诗一首。”巡街御史又将反诗原原本本，一字一句念上一遍。弘治听了更加动怒：“原来陶文灿久有反意，孤王哪里知道。”遂叫两旁武士，将陶彦山夫妇死后斩下人头，全家人等一个不留，满门处斩。而老贼严奇将陶家资财，囊刮一空，私抄归己。并将陶府百零四人的尸体，在陶府院内，挖了个大坑，葬了个肉丘大坟。这时，皇上又下旨绘画陶文灿、陶文彬二人的面貌画册，张挂到各省州府县城，捉拿逃犯。并写明：隐藏者，与陶逆同罪；擒获者，官升三级。不愿为官者——

有两皮肉换两金，一两骨头换两银。